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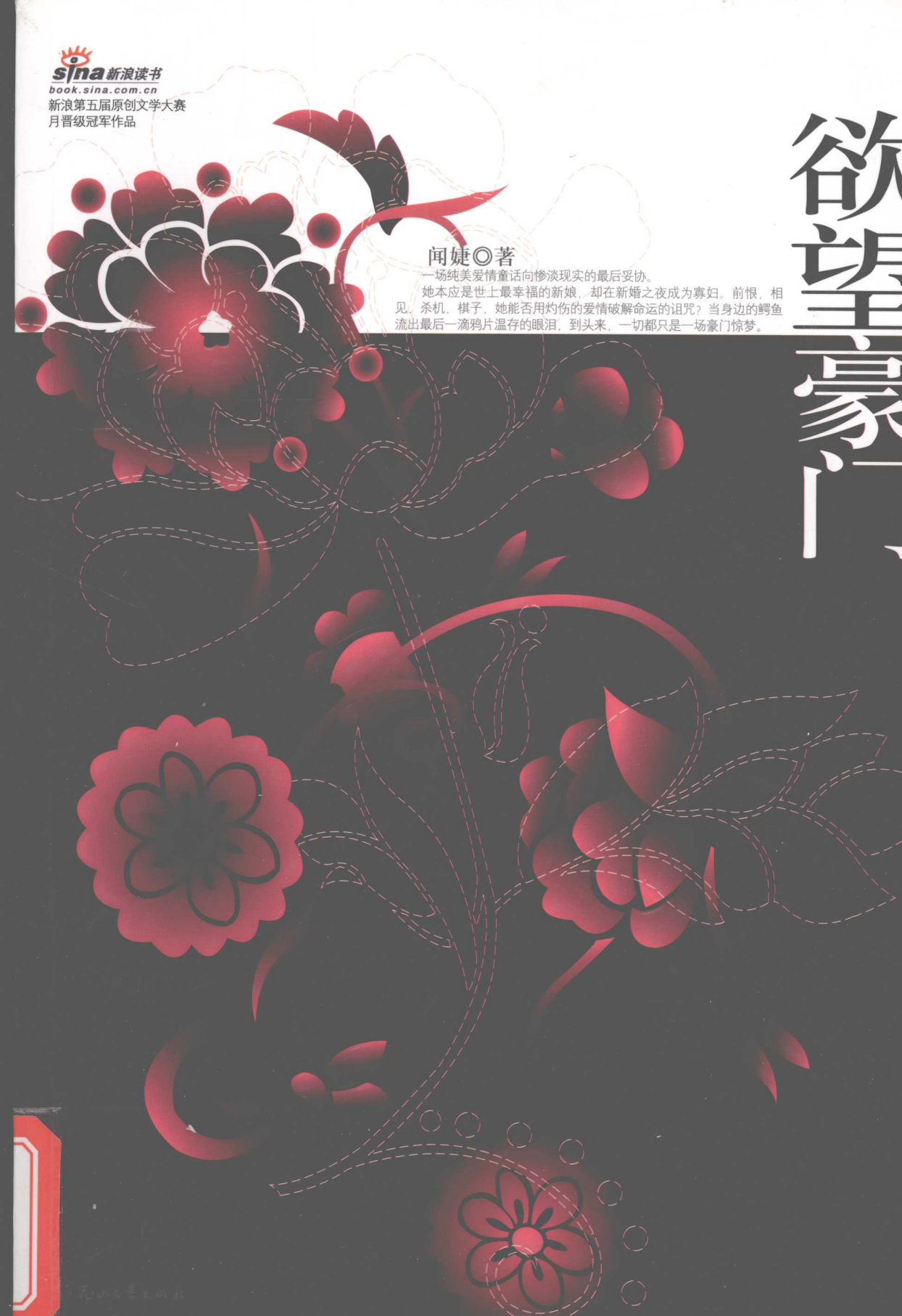
新浪第五届原创文学大赛
月晋级冠军作品

闻婕◎著

一场纯美爱情童话向惨淡现实的最后妥协。

她本应是世上最幸福的新娘，却在新婚之夜成为寡妇。前恨，相见，杀机，棋子，她能否用灼伤的爱情破解命运的诅咒？当身边的鳄鱼流出最后一滴鸦片温存的眼泪，到头来，一切都只是一场豪门惊梦。

欲望豪门





欲望豪门

闻婕◎著

I247.5
WJ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豪门/闻婕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755-223-9

I. 欲… II. 闻…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987 号

作 者:闻 婕

选题策划:张国岚 甄煜飞

责任编辑:申 强

李 爽 hsls999@163.com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com

印 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448 千字 印 张:18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223-9

定 价: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花锦地书馆】

最纯洁的爱情。最残酷的欲念。
最叵测的阴谋。最漫长的等待。
最尖锐的伤害。最绝望的爱恨情仇。

都在这里发生。



楔子/1

第一章 我是你的唯一/4

第二章 媚惑/13

第三章 爱网/21

第四章 陷落真情/30

第五章 弄欲/38

第六章 噩梦/45

第七章 缠乱/57

第八章 心怀鬼胎/67

第九章 欲望玫瑰/78

第十章 小魔女唐佳琦/86

第十一章 阴谋/97

第十二章 身世/107

第十三章 为了各自的目的/118

第十四章 蠢蠢欲动的念头/129

第十五章 困扰生命的游戏/138

第十六章 燃动真情/147

第十七章 紫色薰衣草/158

第十八章 爱情海危机/166

第十九章 纠结/175

第二十章 矛盾重重/186

第二十一章 青梅竹马的烦恼/194

第二十二章 欲望之火/204

第二十三章 浮华背后/215

第二十四章 错误的代价/228

第二十五章 无法放弃的邪欲/239

第二十六章 杀机/249

第二十七章 乱战/259

第二十八章 玫瑰凝血绽放/269

欲望豪门
CONTENTS
目录

秋，萧瑟。夜，幽凉。

灯火，辉煌明亮。人气，鼎沸喧哗。厅内正举办着一个盛大无比的婚宴，如云的宾客个个衣着华丽，明辉闪耀处尽皆宝气珠光。显眼的位置上，雪白的婚纱下罩着美丽端庄的新娘，身旁，英俊潇洒的新郎更是引人注目。这是一个郎才女貌的配对，一个商场上的强强联姻，没有任何一个业界同仁会在有资格参加的情况下放弃这样一个与两大家族企业相识的机会。

你——真的爱我吗？

梳妆台前，傅雨桐看着一张男子的照片，丰盈红润的唇贴在上面，痴痴地自言自语。他，俊朗帅气、挺拔坚毅，唇角间微扬的笑意，荡漾着男性诱人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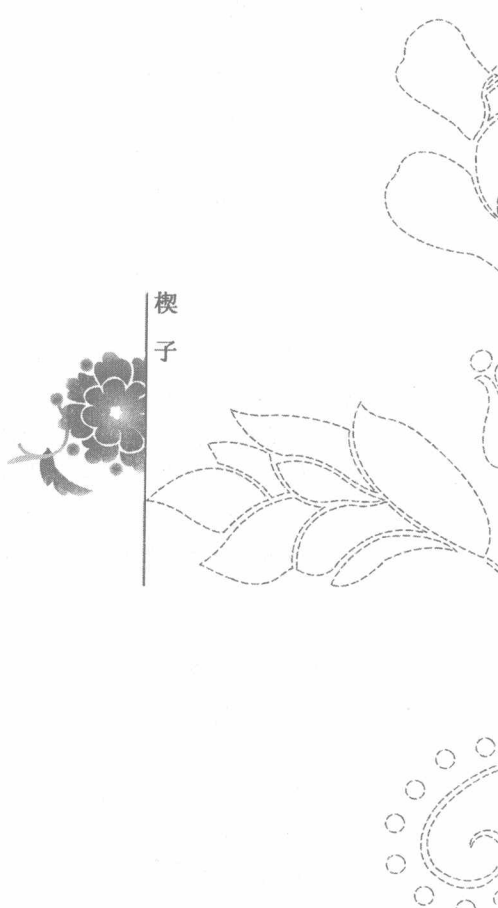
在婚宴中，她如同玩偶，木讷的笑让她面部的肌肉几乎僵硬，那些来贺的宾客大多认识，但脸上的表情却怪异陌生。

一天的疲惫让她困倦不堪，但喜悦和憧憬却遮盖了一切。解下婚纱、换上睡袍，梳理着有些松散的秀发，她开始等待心爱的男人。时间过得实在太慢，她以为是自己过于心急，可是当她瞄到挂钟已经走过十二点时，眉心忍不住开始锁紧。

林宇文为什么还不回来？一股不祥之感涌上心头，难

楔

子





道……她使劲摇着头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无论如何，这样的不幸不该在她身上再次上演。徘徊、紧张、忧心、纷扰，思绪在她脑海中纷涌交杂。

又是片刻等待，耐心已经成为一种煎熬，神经在消逝的分秒中渐渐崩溃，不祥的感觉越涌越浓。终于，她忍无可忍推开屋门，外面静得出奇，偌大别墅内看不到任何用人的身影。

她的心跳开始加速，紧张得几乎无法呼吸。顺着宽敞的阶梯拾级而下，空旷的大宅内回荡着清晰脚步声。转过下一层阶梯的拐角，大厅内，林宇文的身影映入眼帘，她紧张得几乎跃出的心终于松懈下来，“宇文！”她大呼一声飞奔而下，迎着他拥了过去。

林宇文刚刚接完一个电话，回眸的瞬间，熟悉的脸庞上两道伶俐的目光，透着冰凉凉的感觉刺入她的眼眸。

如此陌生的眼神，出现在如此熟悉的双眸中，雨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怎么不回屋去？”她犹豫了片刻，嘲笑自己的多疑。

林宇文没有说话，冰冷的目光仍旧透着点点寒气。

雨桐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认识林宇文三个月来，她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的眼神，其间的陌生和冷酷，激起她内心的不安和忐忑。她张了张嘴，试图再次询问，可是眼前的一切却令她迟疑下来。

宽敞的别墅内本就空空荡荡，两个人相对而视下一言不发，更是令气氛异常死寂沉闷，别墅是为婚礼购置的，这里所有的装饰布局都出自雨桐，她发誓，要让生命中的这次婚姻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纯美甜蜜的嫩粉、高贵典雅的浅紫、优雅恬静的海蓝，无一不让她这里充满温馨浪漫、充斥幸福甜美。她十分满意，感觉这次婚姻会如同这个屋子般在她眼中完全无缺，而眼下的情形却与她一个月来的期盼截然相反。

他的表现何以如此异常？婚礼上她做错了什么？反复猜测着她始终没有勇气开口，只能痴痴望着，在他越来越冰冷的眼神中搜寻答案，而结果却令她更加胆寒，感觉自己在她眼中渐渐陷入冰窟，浑身上下正无意识地结起冰凌。

“宇文……有什么事吗？”

她忍无可忍，望着他紧握手中的电话，她的声音显得无力，试图用温柔的眼神和语调化解他不明情由的冷漠——她应该从今天开始成为一个好妻子。

林宇文终于有了动静。他靠近她，步伐缓慢沉稳，每一步都带着清晰的冲撞，回响在整幢别墅。

“你在等我？”寒冰被击碎，同时迅速蔓延。

“已经很晚了……”她哽了哽咽喉，感觉呼吸正被迅速扩散的寒冷冻结。

她是有着心理准备的，听说涉入婚姻后的感觉会与恋爱时大相径庭，既然已经决定，她就会尽最大的努力适应。

留意到他的笑，与以往的确截然不同，不知道下一时刻会面对什么，她极力克制着内心的忐忑。她放弃了叶氏总裁的地位，下定决心要做一个贤妻良母，生命中已经再没有比这个男人更重要的东西。

“嗯……”他眼中闪过一道莫名的表情，其间没有情感，却充斥着浓浓的、无法形容的邪意。

他接了电话？是什么人的电话令他不悦？

她的视线再度凝向他手中的电话，他正紧紧将它攥住，仿佛有一股仇恨正在那里面铺展释放。

“你……”她觉得眼神在闪烁，在他的注视下，居然让她产生一种奇怪的罪恶感，“不累吗？”感觉自己有些低声下气，天知道她究竟错在何处？为什么要这样唯唯诺诺？

嗯。

仍旧只是一声毫无感觉的回应。他开始抬起脚步，并不长的路却走得太久，雨桐怀疑他是否想走到下个世纪。

她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必须是！因为——她爱他，深深地爱他！她放下刚刚涌上心间的那点点不平衡感，顶着勇气站在他身后。他动手解下身上的礼服，她急忙跟进接过，工工整整地挂上衣架。

“嗯……”她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呆愣愣站着，密密的汗珠已经泌满掌心，“要……冲个澡吗？”生硬的口吻，几个字僵直地挤出喉咙。

他终于转过头，目光在她脸上凝结，她的心跳又一次加速，十指交错间不安地揪紧。没有任何预警，他突然抱紧她揉向怀中，这原本是正常的举动，但她还是有些微微地颤抖，同时混杂着异常的欣喜和羞涩。

厚实的吻印上她的唇，充满着浓浓的侵占意味，却感觉不到以往的温情。站立不稳下她跌倒在柔软的大床上，瞬间被沉沉的重力压得几乎窒息。

“宇文……”她低唤一声，趁着他的唇放开她蜜口的刹那，她尝试表白身体的极度不适，却立刻又被霸道的吻狠狠地堵了下去。

“其实，你很好。”他终于开口说话，声音控制不住冷淡。

“你……心情不好吗？”她轻咬着唇，过沉的压力让她感到周身的骨架隐隐作痛，但她更关心的却是他反常的表现。

他继续保持缄默，揽住她腰际的手有几分迟疑。

不该在新婚之夜提及他不愉快的事情，她能肯定他有心事，身上的骨架仍然被他压得生痛，咬了咬唇，她将手环上他的颈，将暖暖的气息拂上他的脸，极力表现出愉悦。她是他的妻子，她要让他放下所有的烦恼和不悦。


温热的体温在两个躯体间相互传递，驱散秋夜渐行渐深的寒意。她的温柔在慢慢融化寒冰，原本凝滞的氛围开始渐渐消散。

“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妻子。”她的话令他刚刚缓和的面色重新沉入阴郁，“我会做一个最好的妻子。”她补充。

他笑了，有些生硬，但在今夜却是难得。手指拂过她散乱枕边的秀发，熟悉的芬芳沁入鼻息，他的心突然被什么东西隐隐触动。

“睡吧。”他翻身倒在她的旁边，拢过手边丝被覆上自己的身体，挣扎着思绪他辗转片刻，随即便悄无声息地沉入梦乡。

他太累了，也许是喝了太多的酒。她倚在他宽阔的后背上，将他身上浓重的酒气深深吸入鼻中。带着迷醉的微笑，她也缓缓坠入梦境。



邂逅缘于那个仲夏，她刚刚与叶之秋举行完婚礼，就莫名其妙地成为新寡。虽然她与叶之秋之间没有任何感情，虽然她知道叶之秋根本不屑于她，但是这个婚姻似乎是命中注定，是她躲不开、避不了的造化。

与叶之秋的相识仿如梦境。他完全是为了母亲的吩咐，在那个美丽的初春时节，如淘宝般将她从破败脏乱的台南小镇翻了出来。虽然他没有任何表示，可是仅从眼神便透露出他对她的鄙视和轻蔑。在人们眼中，她仿如灰姑娘般幸运，不但一夕逃离腐朽丛生的穷乡僻壤，而且一跃成为台北巨豪的未婚新娘。也是从那一日起，她才知道，原本自己并不属于这个没落的乡镇，她性情平和、不喜争斗的父亲傅一平竟然曾经是叱咤台北商界的大贾。

她与叶之秋婚姻如果放在当时，也许会是台北商界万众瞩目的盛事，也许会成为台北商界一段不朽的佳话，而今时今日，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一桩现代版灰姑娘的童话故事。羡慕、忌妒的目光围绕着她，只有她知道，这个婚姻根本就是空壳。其实她惧怕这个婚姻，可是当她失去这个婚姻时，心中又不免茫然，毕竟，每个女人都希望能够拥有圣洁纯净、浪漫永恒的爱，可是她却悲惨地接受了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婚姻，更残酷的，在刚刚拥有的瞬间便又将它遗落。

叶之秋失踪了，就在他们的新婚之夜。

她几乎认为这是他有意在逃避，逃避那本非他所愿的婚姻。他放荡不羁，却极其孝顺，他尊重母亲的要求，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便闪电式与她举行了婚礼，而自始至终他都在不断地提醒她，这不过是个虚名的婚姻，他不会因为她改变一切，更不会因为她放弃一切，并警告她别指望用这个婚姻对他形成羁绊。

她曾经为此伤感，曾经一度想要离开，却因为叶之秋的母亲徐曼音而留下。这是个说不清的谜，她只知道在这个谜局里她是棋子，可是她却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成为棋子，因为在徐曼音口中她听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使她不得不做出承诺、不得不充当棋子、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爱与幸福来换回徐曼音的心愿。但命运同她开着玩笑，半年来，警方始终搜寻不到叶之秋的踪影，凭借着那艘在海面上熊熊燃烧的快艇、快艇上一具属于他驾驶员的尸体，警方几乎判定了他的不幸受难。她的心里突然涌起说不清的滋味，不明白究竟是喜是悲。

在徐曼音的安排下，她开始接手叶氏所有的生意，名正言顺取代叶之秋的地位，在叶氏元老、如今的人事部经理莫炎的帮助下，在徐曼音不倦的教导下，借着她无比的聪明智慧，她顺利地掌握了叶氏的一应运作，同时，在莫炎口中，她第一次听到了林宇文这个名字。

林氏财团的当家人，神秘莫测的台北商界怪人，除了林氏高层之外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目，可是却拥有全台北商界最为显赫的地位。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只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话没人可以违抗，他的支持也将是叶氏立稳商界地位的重要因素。可是，在叶氏，除了叶之秋，再没有任何人同他有过接触，他的高傲几乎让所有人望而却步，而雨桐心里却打定了主意，叶之秋能够做到的，她相信自己也同样能够做到，于是，她决定想方设法约见这个台北商界最为神秘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男人。

“妈，我今天约见了林宇文，商谈咱们继续合作的事宜，您也同我一道去吧？也好从旁指点我一下。”早餐时间，雨桐坐上餐桌，她曾经以为它大得实在离谱，足够十几个人同时就餐。

徐曼音，一个不过五十岁的女人，从年龄上讲，她在这个年代其实并不算老，可是她毫无血色的面颊和清瘦干瘪的身材，总是让人将她与“老太太”这三个字画上等号。她对家仆的态度向来刻薄，稍有差错便会破口大骂，更甚者克扣他们的工薪。叶之秋支付给他们的酬劳实在可观，他的要求看似微乎其微，侍候好“老太太”，这是他们必须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只要能让“老太太”满意，他们将是全台北最为高薪的用人。

虽然这位“老太太”的确难以侍候，可是谁又能禁得住金钱的诱惑？于是，叶宅中的用人都学会了沉默，几乎所有的用人除了低头做事，不会再有任何多余的举动，即便是招惹得徐曼音不满意时，他们也都只是低头接受谩骂，只要能够得到足够高的工薪，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叶之秋也因此而得到孝子的美名，不过，他是真的孝顺，一言一行中无不透露出他对徐曼音的顺从和关切，这对于一个行为放浪、朝秦暮楚的男人来说的确十分不易。

“不必了，你自己去吧。”徐曼音坚定地拒绝了，不顾雨桐的多方表述。

于是，雨桐独自坐上黑色林肯，前去约会这位神秘人物。她并不知道，就在她离去之后，父亲傅一平与徐曼音因为她而发生了激烈争吵……



林氏的排场并不比叶氏逊色，高耸的大楼、一流的装潢、整齐的布局，员工们井井有条地忙碌着，无一不体现了林氏的身价和实力。林宇文的秘书带着雨桐步入一间明亮的会客室，恭敬地为她倒完咖啡之后转身离开。在大约半个钟头的耐心等待后，这个神秘非常的林宇文终于出现在她的面前。

“你好。”林宇文一进门便十分绅士地向她打了招呼。这是个帅气十足的富家少爷，英俊爽朗、棱角分明的面颊可谓完美无缺，高大魁梧、俊朗挺拔的身材和叶之秋不相上下，而彬彬有礼的态度和谦恭优雅的仪态却与叶之秋大相径庭。

“你好，我是叶傅雨桐。”这半年她已深谙应酬之道，对林宇文的招呼做了极其礼貌地回应。

“哈哈，叶家少奶奶，新近商界崛起的鼎鼎大名的女性，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接手叶氏的一应事务，的确是相当不简单！不过，我一直都只和之秋谈生意，不知道你今天来……”林宇文扬了扬眉，表情中显露出无比的优越，他绝对是一个值得自以为恋的男人。

“哪里，林总过奖了，我也只是边做边学，还有很多不懂的东西以后要向林总您讨教呢。”雨桐习惯性地客套一番，却不忘切入正题，“之秋已经失踪半年多了，叶氏与林氏向来都是最好的合作伙伴，难道一日寻不到之秋，你们就不再与我们做生意吗？如果……说句不吉利的话，如果之秋有什么不测的话，难道你们林氏就从此不再与我们来往了吗？”

林宇文沉默片刻：“好吧，我不否认与你们叶氏合作是有利可图的，不过，之秋给我的条件向来十分优厚，这也正是我们始终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我不喜欢那些拖泥带水、讨价还价的谈判，之秋做事十分干脆利落，所以一直以来我也只同他打交道，如果你们真的打算与我继续合作，一句话，只要保持原本的合作条件，我们就一口达成协议，否则一切免谈。”他的表述果决坚定，语气中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

对于雨桐而言，这已经是个意外的惊喜，她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而且毫无悬念。临来之前她已经做了决定，只要林宇文能够答应恢复与叶氏的合作，她可以放下身价，同意任何只要不是太过无礼的条件。

“这个问题，我们的合作不在朝夕，难道还在乎这点蝇头小利？”她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带着略微颤抖，“那具体事宜，我让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再与你们的相关人员联系如何？”“行。”林宇文回答得干脆利落，眉眼间高傲的气势与叶之秋如出一辙，而谦恭礼貌的态度却与叶之秋放纵无礼的性格截然相反，这是雨桐给他下的第一个结论。

她在拿他和叶之秋作比较？雨桐挥走浮上脑海的纷纷思绪，为什么会这样？

约谈就是如此简单迅速，雨桐心中突然闪过一丝遗憾，莫名的想要寻找借口再与林宇文多聊几句，可是直到林宇文将她送上轿车、目送她离开林氏，她始终都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理由能够再与他搭上话题。

短短的言谈和相处，这个林宇文就给雨桐带来了极大的好感，她第一次有种心悸的感觉拂过心头，绅士般的风度、举手投足间的雍容大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裁，林氏企业的林宇文先生有电话找您，给您接进来吗？”数日后的一个下午，雨桐正在处理事务，秘书的声音透过电话的免提听筒回荡在雨桐的办公室内。

雨桐的心立刻揪紧起来，胸口的小鹿突突蹿个不停，这种感觉十分奇妙却让她不安，连着

几天她的心里都在不停地晃动着这个男人的身影，她知道自己想见他，情不自禁地想见他，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

“好，接进来。”她控制了一下情绪，强行抑制着有些激动的语调。

“你好，是叶总吗？我是林宇文。”极富磁性的声音由话筒的另一端传来，如果不是早有秘书告知，她可能会误以为那是叶之秋。

“你好，林总，叫我雨桐吧。”

“哦……”话筒另一端的声​​音明显迟疑了片刻，而后继续说道，“好的，雨桐，那也请你叫我宇文好吗？”

“好啊！”雨桐的心几乎从嗓子眼中蹦了出来，紧张的手心攥出密密的汗珠。

“叶总，哦……雨桐，我想请你共进晚餐，不知是否有这个荣幸呢？”声音再次停顿片刻，而后十分诚恳而恭敬地继续道。

“这样啊……”雨桐犹豫着，她和林宇文不过一面之缘，虽然第一次他就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但是她对这个神秘的人物始终知之甚少。

对面的声音听出她的迟疑，于是接着说道：“不会是不肯赏光吧？”

“不！当然不是！”雨桐不假思索地回答，显然是怕给对方的声音造成误会。

而对面的声音在听到她急促地回答之后再一次沉默，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又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迟迟没有动静。

她挣扎着，最终还是鼓足勇气做出决定：“宇、宇文，那、你说个时间地点吧。”

“太好了！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后我开车来接你，你看如何？”对面的声音立刻显出愉悦。

她回应着，其实心里还在矛盾，可是口中却已经做出了承诺，她迅速按下电话挂机，唯恐自己激动的情绪让对方有所察觉，心头的小鹿却蹿得更加猖狂，一下下猛烈地冲击着她的心灵深处，她的心在颤动、在亢奋、在喜悦。终于，生命中迎来了她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

短短半个小时却好似度过了半年的光阴般漫长煎熬，雨桐反复看着腕上的手表，甚至怀疑起它是否出了故障，索性拿起电话向秘书询问时间，而结果却令她失望不已。

终于，距离半个小时不到五分钟了，雨桐忍不住起身踱到窗前向下观望，正在此时，大班桌上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她毫不犹豫地冲过去接起电话：“喂，是宇文吗？”焦急地等待让她失态。

电话另一头愣了一愣，接着传来的是她秘书的声音：“总裁，林宇文先生的外线，您是否接听？”

雨桐尴尬地涩着嗓音清了清咽喉：“哦，好，接进来吧。”

接下来的自然是她期待已久的林宇文那磁力无比的男性声音，声音告诉她，他已经在叶氏的大门外等候着她的到来，她兴奋地扔下电话，来不及做任何的交代和细想，一路奔出办公室，急促地按着电梯按钮，心里不住埋怨着电梯缓慢的速度令人无法忍受。正当她兴奋地冲出叶氏大门之前，终于留意到擦身而过的员工投来的困惑目光，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得近乎离谱，强行稳定情绪后，才恢复端庄矜持的仪容走出大门。

林宇文的每一个举动、每一次眼神，在她看来都如此完美。

“我们去法式餐厅如何？”他极有礼貌地向她再次问好，风度翩翩地为她打开车门，将她让进豪华的车身之后他随之坐入车内，同时询问雨桐的意见。



“客随主便，你决定吧。”虽然她的心越跳越紧，虽然她眼神在他面前开始闪烁，可是半年的学习，她终于能较好地掌控好待人接物的尺度。

“我向来都尊重女士的意见——尤其是美丽的女士。”林宇文的表现仍旧沉稳而毫不逾越。

“难道在生意场上你也是如此？这可是个大忌讳。”雨桐露出迷人的笑容。

“那么，我们现在算是约会还是应酬？”林宇文直视雨桐，不让她的眼光在他视线中有一丝遗落。棱角分明的英俊脸庞，炯炯有神的犀利目光，透着与叶之秋极其相似骄傲和自信，却有着全然不同于叶之秋的友好和真诚。

“你以为呢？”她的笑容中流露出少女的羞涩，目光再次闪烁不定。

林宇文也笑了，还是那样彬彬有礼不失身份：“那——就算是我对你的第一次约会吧？”与其说他在征询雨桐的意见，不如说他在为这次约会下着定论，虽然语气礼貌友好，可是态度却武断坚决。

雨桐没有再回答什么，也许沉默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而林宇文也从她飘浮的眼神中找到了他想要的回答，他又浮出了笑意，笑得比车窗外的阳光更加灿烂明媚，笑意中隐藏着不易察觉的得意和自信，也许还有别的什么……

餐桌上的气氛比雨桐想象得更富浪漫气息，林宇文显然早有安排，整个餐厅关掉了所有的灯光，布满浪漫摇曳的烛火。他们二人独享这个极具法国风格的浪漫情调，耳畔回荡着萨克斯那独有的乡村爵士音乐，闪烁的烛火如点点繁星浪漫炫目，雨桐心里泛起不尽的温馨和柔情。林宇文侃侃而谈，豪气的个性和真切的态度显得磊落大度，令原本尴尬的初次约会变得轻松不已。雨桐十分喜欢这样的气氛，林宇文给她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和他在一起她感到轻松自然、毫无顾忌。

“今天的菜式还合口味吗？我不知道你是否习惯吃法国菜，不过我比较喜欢法式餐厅独具一格的异国情调。”林宇文看着侍者往雨桐面前的高脚杯内斟上红酒。

“的确很好，这是我第一次进法式餐厅，我想以后我会常来的。”

林宇文扬了扬眉：“不过，来这里的大多是情侣，如果你一个人或是同不大合适的人来这里用餐，恐怕会和这里的气氛和情调格格不入。”

雨桐沉默了。她没有情人也没有爱人，唯一与她共处不过两周就成为她合法丈夫的叶之秋也已经“神秘失踪”，想到这里，她的言语中就不自觉地带上了涩涩的酸楚：“看样子，我是不会再有机会找到合适的人一同再来这里了。”

“之秋还是没有任何音信吗？”林宇文突然转换话题。

“啊？——嗯。”雨桐尴尬地点着略显沉重的头，意外地接受着这个问题。

“警局有什么说法吗？这么长时间总该有个交代吧？”林宇文的声音极其温和平静，似乎仅仅是关心着朋友的安危，“需要我帮什么忙吗？毕竟之秋也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不必见外。”

“没有，他们只是说之秋可能……可能发生了点意外，可是出事的游艇上找不到他的人，附近的海域也进行了大范围搜索，始终毫无发现，他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也生死不明。”雨桐说着，脸上越来越郁暗。

“虽然我是之秋的好友，但是这种情形我不得不说句真心话，之秋他恐怕……凶多吉少。”

林宇文的语调开始变得有些沉闷，刚才轻松的气氛很快被破坏。

雨桐再次沉默。叶之秋生死未卜，照着台北的法律只要找不着证明叶之秋确实死亡的证据，就必须等七年之后才能正式宣告死亡，而七年之后的她必定是韶华已逝、青春不在，更不用说还有什么幸福可言。看着面前的林宇文，她的心中不禁泛起心酸，如果上天果真对她不薄，何以时至如今才让她遇上林宇文？如果在她与叶之秋成亲之前能够有机会让他们相识，她知道自己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可是现在……

她的心事毫无保留地写在脸上，林宇文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玄奥：“雨桐，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今后还能有幸与你共进晚餐。”

这算是他暗示对她的追求吗？女性的敏感在内心涌动，她没有回答，也不知该如何回答，索性低下头沉默不语，却不知其实沉默便是最好的回答。

林宇文不再追问，他已胸有成竹：“天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

当豪华轿车稳当地停在叶家大院前，雨桐竟然有些不舍地回望了他一眼，这才闪身没入暮色中的叶宅。

接连几日，每到下班时间林宇文便必定会有电话追至雨桐的办公桌前，她的心境非常复杂，兴奋、幻想，却又迟疑、推托，始终不敢再次承诺林宇文的约会。

连续数天的攻势，雨桐已经习惯了每到下班便会关注桌上的电话，虽然不敢见面，但只是听到他的问候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和幸福。可是今天，电话铃声没有准时响起。雨桐开始不安，心中一遍遍猜度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她此时才发觉，自己已经无法离开那个习以为常的电话铃声。

一个钟头过去，雨桐仍然不愿离开，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话，仿佛那样做可以让电话奇迹般响起。愈是期待愈是失望，她几次抓起电话想要拨通林宇文，可是犹豫的结果是一次次地放弃。

回家的路原本总是觉得漫长，她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立刻见到徐曼音和傅一平，可是今天的路却似乎根本不存在，刚刚开始莫名其妙地胡思乱想，一切就都被傅一平热情的迎接打断。她只是简单地应酬了父亲，便拖着毫无生气的步伐踏上通往卧室的阶梯。晚上，没心情吃饭，一个人躲在房间，对着窗下静悄悄的盘山公路出神。

“雨桐，”徐曼音捧着一小碗鸡汤，靠到她身旁，“有心事？”

雨桐转过身，紧紧搂住徐曼音的脖子，将头埋入她的发际，沉默着依旧一言不发。片刻，她的双臂开始颤抖，徐曼音感觉有股温热的东西正一滴滴烫湿衣领，“孩子，你怎么了？”她开始有些紧张，“不会是有人欺负你了吧？”如此大胆的人几乎不存在，但雨桐的反应不得不让徐曼音浮想联翩。

摇头，她感觉到雨桐在摇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究竟出了什么事？给妈说说，让妈给你出出主意，好吗？”

“妈，我还可以喜欢别的男生吗？”挣扎着说出来，雨桐感觉压抑的痛苦缓和了一些。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徐曼音的目光仍旧犀利，雨桐果然为情所困，“那个男生是谁？可以告诉妈吗？”这是她最为关心的问题。

“妈，林宇文今天没有给我电话。这几天，他天天都会准时给我电话，可是今天……他没

有。”

“他给你电话？”徐曼音大脑开始飞速运转，“他说什么呢？”

“他约我吃饭。”

“你没有答应他，是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雨桐答应了约会，就不会每天准时回家。

“我……”雨桐哽着喉，内心升腾起极度的不安，“妈，我怕，之秋尸体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到呢？”

“傻孩子，茫茫大海，捞不到一两具尸体是再正常不过的，如果他真的还活着，怎么到现在也没有音信？你是因为这个，所以才不敢和林宇文交往？”

雨桐无力地点头，即便叶之秋真的死了，一日不找到尸体，她就一日不能自由，七年的时间，有哪个男人会有如此耐性？她没有把心事完全说出，可是徐曼音已经猜到十之八九。

徐曼音开始盘算，她不是此刻才开始盘算，自她打算向叶之秋下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为雨桐的将来做了安排，凭借叶氏赫赫有名的家世，想要给雨桐找个男人托付终身绝非难事，她原本打算找个稳重老实、值得依靠的男人，可是眼下，她的算计突然起了变化。

林宇文，一个身家地位比人品外貌更具有吸引力的男人，如果能够促成这桩婚姻，林氏与叶氏就可以合为一体，如果雨桐可以成功地控制这个男人，那么林氏的一切……

“雨桐，也许他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给绊住了。”她决定介入雨桐这段感情，她要促成这桩“天赐”的姻缘。

“也许，他……他已经失去了耐心，我实在拒绝了他太多次。”想到这里，雨桐就不免失落，她几乎觉得自己做得太绝，哪怕只是给林宇文一点点的机会，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眼前的境况，可是此刻的后悔还有什么意义呢？她又在抱怨，抱怨林宇文为什么如此轻易放弃，他就不能再多一分耐心吗？哪怕只是多一点点，她的心其实已经开始松动，如果今天她还能接到他的电话，也许她会不顾一切、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他对她是如此具有吸引力，这一点，在他们初次相会的时候就已经确定无疑。

徐曼音没有再继续说什么，她已经对林宇文产生了十足的兴趣，怎样的一个男人可以令她的雨桐如此心动？这个问题只在她脑海中瞬间闪过，继而真正占据她所有思想的就只有林氏那诱人无比的亿万身家。

又是数天过去，雨桐仍然没有再接到林宇文的任何电话或是留言，她的心开始越来越烦躁，思想和精力完全无法集中，她挣扎着越是想甩开他，心间的缠绕便交织得越紧。还没到该下班的时间，烦乱的她便已经低垂着头想要逃离。她走出叶氏大楼，垂头丧气地坐入宽敞的林肯轿车，四周的一切有如真空，无意识间却突然听到有人在身旁说话：“雨桐小姐，今天，总该没有什么要紧的公务吧？不知是否有时间应酬应酬我呢？”

极具动感和魅力的声音令雨桐心头一惊。

“你……怎么会在这里？”她惊讶着，这才发觉她上的根本不是自己的车，心中的失落和茫然瞬间转变为喜悦和忐忑。这样的意外，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她不知道原来男生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追求女生。

“你不肯应酬我，我只好亲自登门了。”林宇文仍旧是那样的斯文，没有表现出对她一再拒绝的任何不满。

“可是，我……”雨桐矛盾着，心绪比之前来得更加复杂烦乱。

“如果你今天还是没有时间与我共进晚餐，那么——我希望有这个荣幸能够亲自送你回家。”林宇文没有继续等待雨桐犹豫后的结果，果断而诚恳地再次提出要求。

瞬间犹豫，雨桐恍惚地点头：“好吧，那就有劳你送我一程。”

随着车子地缓缓启动，林宇文再次由林、叶两家的生意入手，引导雨桐放下心事，认真倾听他的计划。短暂的路程很快在车轮下驶过，随着缓缓停住的车身，雨桐仍旧不愿止住与林宇文聊得十分开心的话题，他们聊得越多，她越是觉得他见多识广、才华出众，俨然不似其他的富家公子般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他们聊得越多，她对他的好感就越是深刻，越觉得他就是心中的白马王子，越是对自己的婚姻感到伤感。

“你到家了。”林宇文停下话题，微笑着提醒她。

“嗯，”雨桐迟疑着，“也许，我们该找个地方继续谈谈咱们合作的细节。”天哪！她如何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脱口而出的话已经无法收回，她的脸当时腾起红云。

“那就要看叶总您什么时候有空应酬我了？”林宇文似笑非笑透着顽皮。

“不是说好了叫我雨桐吗？你……怎么又叫我叶总？”

“雨桐不应该对我这样绝情吧？我以为只有叶总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林宇文态度谦恭，原本属于责备的话语，出自他口中竟显出几分幽默。

“为什么雨桐就不可以拒绝你呢？”显而易见地明知故问，她的脸热如炭火。

聪明的女人是否都喜欢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游戏？只可惜，这一回聪明的女人遇上了智慧的男人，他们之间的较量，胜负与否尚未可知。

“因为雨桐喜欢我！她应该做梦都希望能够见到我！”林宇文索性直言不讳，自信和狂妄开始彰显。

“你也太自信了吧？怎么就如此肯定我喜欢你呢？”她的声音羞涩着，说话的同时眼神更加闪烁。

看着她闪烁的眼神，他笑得更加开心，不需要任何语言，只是简单的眼神他便完全了解她的心意，他只是略施小计便轻易捕获她的芳心。

“你笑什么？”雨桐再次居于弱势，她明知道再次发问只会更加明显地表露心迹，可是面对他，她完全失去了自制能力。

“你知道的，又何必多问？”他的笑容开始渐渐暧昧，成功的喜悦溢于言表。

她再也无法继续装傻，她从来不是会说谎的人：“你别介意，我毕竟是有夫之妇，不想平白招人闲言碎语，所以……”

“所以，”他坚决地打断她，“就不能与其他异性正常交往？如果之秋真的死了，你难道真的就要白白为他守七年的活寡？”

“可是如果之秋没有死呢？”这也许是她心中最担心的问题，想起叶之秋，一种莫名的恐惧就涌上她的心头。如果他某一天突然回到叶家，知道了她和林宇文之间发生的这段故事，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她，雨桐几乎不敢继续往下设想。

“即便他果真没有死，你也有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我听说你同他认识不过短短数日便匆匆举行了婚礼，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有如此闪电般的婚礼，但是我相信如此仓促的时间应该不足以真正了解一个人！你们之间果真有爱情？还是，这根本就是迫不得已的权势联



姻？”林宇文转变眼神，开始认真巡视雨桐。

“不是什么权势联姻，我的出身再潦倒不过，只是他的父母曾经与我的父母订下婚约，所以才……”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听来几乎是天方夜谭，她不知道林宇文究竟是否能够明白。

林宇文笑了，这一次，他的笑声与过去有着明显的不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兴这样的婚姻吗？你们这样的婚姻根本就是非法的，如果传出去，不知会让多少人笑破肚皮。所有的人都以为你们之间有一段浪漫无比的爱情故事，之秋是个性情放浪的人，能够令他情愿放弃众多的情人与之相守的必定是个极其特殊的女孩，没想到……”他一边说着，一边审视着雨桐，观察她微乎其微的反映，“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幸福？以我对之秋的了解，我想，他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婚姻。我现在开始有些怀疑，他是否是真的失踪？还是纯粹为了逃避这个可笑的婚姻而制造了一个失踪的假象？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质疑过吗？”

他笑声中带着豪放，豪放中带着傲气，这样的笑声让雨桐想起了叶之秋。为什么他总是在无意间流露出与叶之秋的相似之处？难道这就是好朋友间的默契和相似吗？雨桐暗自庆幸，好在林宇文的性情不似叶之秋那般霸道无礼。而他此刻所说的话，又不禁勾起她心头的忧虑。他的话确实不无道理，难道叶之秋真的是为了避婚才逃之夭夭？除此之外，她实在想不出更好理由来解释叶之秋之无故失踪，有谁会相信，一个新郎官会在新婚之夜到海边驾着游艇出海？这一点，她在事发当日就觉得不解，此时被林宇文再次提起，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猜测不知不觉地再次涌了上来。

她没有心情再思想别的事情，匆匆告辞之后，恍惚地闪入叶宅。林宇文坐在车内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无以言表的神秘。